

没有脊梁骨的幽灵

(中短篇小说选)

穆罕默德·伊明 著

杨新亭 吕志超 等译

伊明·阿不拉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没有脊梁骨的幽灵/穆罕默德·伊明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2

(我们的精神家园·少数民族优秀作品系列)

ISBN 978—7—105—07987—2

I. 没… II. 穆…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582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978—7—105—07987—2/I·1793 (汉 564)

维文室电话: (010) 64290862

发行部电话: (010) 58130069

目 录

小说创作的新突破	(1)
云雀	(32)
可怕的灾难	(40)
孽缘	(54)
义·罪·情	(65)
真与假	(79)
阿依努丽	(101)
惩罚	(116)
他为什么未能续弦	(126)
没有脊梁骨的幽灵	(136)
怨恨与福运	(151)
厌恶	(166)
爱的考验	(175)

粉红色的梦	(188)
薄荷	(306)
情	(322)
危险的疾病	(342)
幸运大人的传说	(353)
无奈的叹息	(360)
悔恨的姑娘	(375)
打开天堂之门的礼物	(433)

小说创作的新突破

——论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伊明的小说创作

穆汗默德·艾沙·加米（维吾尔族）

穆罕默德·伊明是一位以其独特的风格迈入维吾尔小说创作领域的具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他已出版了《花瓣露珠》、《松树与松鼠》、《悔恨的姑娘》、《两面人》、《可怕的灾难》、《金色的悬崖》等诗歌、寓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阿依努丽》等 10 余篇小说被译成汉文在《民族文学》刊载。《阿依努丽》、《可怕的灾难》、《没有脊梁骨的幽灵》、《幸运大人的传说》等短篇小说和《两面人》、《悔恨的姑娘》、《打开天堂之门的礼物》、《金色的悬崖》等中篇小说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就其作品在维吾尔文坛的地位以及对部分作品的独特风格谈点个人的感受和看法。

—

穆罕默德·伊明的创作首先是从诗歌开始的，后来逐渐转向小说创作。无论是在诗歌或寓言创作，还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

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在作品中以生活为基础，追求真实性，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反映历史进程中的曲折过程。从人类意识最僻静的窗口，窥视生活的各个角落。敢于开垦文学领域“未开垦的处女地”，勇闯禁区，在作品中不但描写英雄，而且描写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描写他们的战斗生活和英雄行为。同时展现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通过生活在僻静角落里普通人的事业和爱情，追求和奋斗以及喜怒哀乐，来展示人们正在关心、探索和向往的真实生活层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席卷神州大地的改革开放大潮，结束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被贫穷、愚昧所奴役的状态，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拓展，社会的突飞猛进，人口的日益剧增，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新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促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因而有的人开山建厂，发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聪明才智；有的人利用家乡的优势，在致力于改变本地区、本民族贫穷落后面貌的道路上锐意进取；有的人通过勤奋学习，掌握了新信息和新技术，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在中篇小说《悔恨的姑娘》中（原载维吾尔文《塔里木》文学月刊，1987年4月号），作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返乡的雪霍莱提、孜乃特、依则提等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命运的描写，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改革初期广大维吾尔农村的壮美景色。

小说中的主人公雪霍莱提，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大农村涌现出的新生力量的典型代表。他高中毕业返回家乡之后，毅然

拒绝了心上人孜乃特“到城里工作”的请求，决心扎根农村，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就雪霍莱提个人而言，他只是个刚刚高中毕业的青年，还没有作大企业家之类的宏愿。他所考虑的只是祖辈们和农民兄弟抡着砍土钎熬过的艰难岁月和目前的状况。也就是说，他的理想境界，就是如何从眼下艰苦环境中寻找一条出路，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推动家乡摆脱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愚昧。他怀着这种精神和信念不断地向前迈进。“我们至今还不能挣脱只靠一双手蛮干的生产方式，我们的父辈就因此而累弯了腰，但他们只能填饱肚子，仅此而已。我们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呢？难道要将牛马一样蛮干的愚昧和贫穷传下去不成？”（见《金色的悬崖》小说集第10页）。雪霍莱提对孜乃特的这番话语，是80年代一大批维吾尔族青年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是他们情感的转变和苏醒的具体表现。这也证明他们已开始认识自我，理解自我，在将自己与别人相对比的基础上，萌发了强烈的竞争意识。

作者在塑造雪霍莱提这一人物时，尽可能地合乎生活逻辑，自然可信。绝没有将其塑造成天生充满远大理想，瞬间掌握新技术，转眼间名扬国内外的“大企业家”，而是将他描写成了适应客观生活实际的发展，符合人们心中正在形成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意识，决心改变家乡旧面貌，幻想着不再依靠传统的手工劳作而生活的思想敏锐的农村青年。在作品的后几章，间接叙述了雪霍莱提创办的罐头厂投产的情景，预示雪霍莱提今后的命运。以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洪流中脱颖而出，

勇于探索的一批维吾尔族青年自我认识意识和竞争意识的形成，并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给广大维吾尔族农村带来的初步成果。

中篇小说《悔恨的姑娘》所刻画的女乃特的人物形象以及她曲折的命运也同样符合现实生活。她高中毕业后，村里长舌妇们的闲言碎语使她深感屈辱。所以，她不愿呆在农村，一心想在城里找份工作。然而，她并不打算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艰苦努力，而是企图通过依赖他人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正因如此，她拒绝雪霍莱提要她在农村并肩创业的请求，去投奔城里的叔叔艾比布拉。艾比布拉支持雪霍莱提，没有接受她的请求后，她轻信了老同学丽莎莱特的虚情假意，掉进了不法商贩萨塔诺夫的圈套。萨塔诺夫的冷酷无情，使她从美梦中苏醒，可她仍不想自食其力，幻想着依靠雪霍莱提坐享其成，抱着“悔恨”的心情返回了家乡。在这里，作者成功地描写了雪霍莱提奋发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竞争意识，也同样在合乎生活规律的基础上巧妙的描述了女乃特从投奔叔叔到受骗上当的全过程，以及总想依赖他人苟活的心态、思想意识和未来的命运。雪霍莱提的性格中，认识自我，自食其力，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意愿始终占据首位。而在女乃特的性格中，现如今不少维吾尔族妇女那种倾向依存，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占据主要地位。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不同精神和理想的两个人物不同的命运，形象地揭示出依赖别人苟活的思想毕竟是一条不能将人类引向幸福的歧路。

中篇小说集《金色的悬崖》精选的《两面人》、《金色的悬崖》、《你的良知说什么》等作品，可谓从20世纪50年代到80

年代期间所经历的曲折坎坷生活的艺术写照。《你的良知说什么》中的奎依都日格的所作所为的确会令我们不由自主地陷入深思。他的同学吾甫尔后来当了乡长，为了诬告老同学，他向上级各有关部门发出了 10 封匿名信。只要将 10 封信连起来读上一遍，我们就能感受到从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反右运动”，直至 80 年代初的改革浪潮期间几次政治运动的特殊性和全貌，以及这些运动给我国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和严重后果，从中可以窥见在那些“左”和“右”的运动过程中，中国百姓相互疏远、精神贫乏到了何等可悲的地步！可以说，这部作品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学课程的同时，促使我们对 30 年的坎坷经历重新进行一番审视和反思。

的确，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我国进行的各种“左”和“右”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极大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时使人完全感到迷惑，分不清是非。在那些年代，说真话、办实事、坚持真理的人遭棍棒打击；一天到晚说大话、空话的骗子无赖，游手好闲、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都被推上政治舞台，捧上了天。到了 80 年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混乱状态才得到纠正。随着社会竞争意识的增强，一种新的矛盾产生了，即对权力和金钱的过分崇拜。在权力和金钱这两样东西面前，人人都有不同的表现。有人依靠诚实的劳动和汗水、学识和才干、实际工作效率去获得金钱和权力；有人却通过施展诡计、阳奉阴违、溜须拍马等手段攫取；更有甚者，说实话、办实事，

付出辛勤汗水、秉公办事、有专长者靠边站，而招摇过市、勒索行贿、专走后门的平庸之辈却被委以重任。在《金色的悬崖》中，作者以十分生动感人的笔墨描绘了社会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法根治的上述丑恶现象。

《金色的悬崖》中《真与假》里的主人公“我”（粗人茹苏里）从小就是一个诚实、善良的人。然而，他周围某些人思想意识中正在发生的各种不良变化，使他一度陷入困惑之中。在社会上，比起真诚来，虚伪和奸诈似乎在发挥着更大作用的情况下，他的几次实话，使他大祸临头。由于讲了实话，他被重点院校拒之门外。参加工作后，从百姓到领导，无论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他都能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说得准确点，能够讲真话，所以尽管他有才干，但还是不被提拔重用。由于手中无权，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都无法得到解决，甚至连孩子入托都使他大伤脑筋。正因如此，妻子古丽将他划入“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丝毫前途”的“无能之辈”之列，对他大失所望，并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与他离了婚。意外的打击对他触动很大。这还不够，因为他总爱说实话，所以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认为他是“傻瓜”，不愿与他相处，使他陷入了一时的迷茫之中，感到无所适从。他无法判定什么是真假、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好坏、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弄虚作假、无情无义、矫揉造作、奴颜媚骨、施展威力、说真话者靠边站的社会风气，也在潜移默化地唆使茹苏里这样诚实的人见风使舵、唯命是从、不露锋芒。古丽罕、阿斯古丽、阿娜尔古丽、秃头萨吾提、热扎克等人，每每为茹苏里言不由衷的

赞美而喜形于色，越说假话，茹苏里的声望就越高。从前因说实话而被人称作“傻瓜”，让人瞧不起的“粗人茹苏里”，会说假话、会阿谀奉承，并娶了阿尤甫厅长的千金后，很快便官升几级，摇身一变成了受众人尊敬的“茹苏里厅长”。

由于作品非常真实、自然的描述了粗人茹苏里从“普通老百姓”到“副厅长”的全过程，以及后来的蜕变，因而深深地吸引和征服了读者，促使他们深思。在茹苏里不是副厅长时，不喜欢他，瞧不起他的那些人，如今开始向他点头哈腰，背都快要驼了。从前连老鼠都会扫兴而归的陋室，现在被摆满各式高档家具的华丽宽敞居室所取代。过去“既无权无钱，又无声望”的时候所骑的破旧自行车如今被高级小轿车替代。总而言之，作品中茹苏里从普通百姓升任副厅长期间的经历，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长期以来无法纠正的思想混乱，干部体制中的不正之风，日益升级的金钱崇拜和权钱交易倾向以及某些人极端个人主义、口是心非、八面玲珑、心术不正、藏奸耍滑等不良风气的形象反映。

《两面人》中所描写的是《你的良知说什么》和《金色的悬崖》中篇内波澜壮阔的复杂矛盾的另一面。作品中的“两面人”卡斯木，为了权欲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像斯拉吉丁大哥这样手中具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和其他许许多多富有正义感的群众也惧怕卡斯木……通过这些描述和诠释，指出了目前社会上一些人的精神颓废、唯利是图到了何等程度。

另一部值得提及的作品是小说集《没有脊梁骨的幽灵》的中篇小说《粉红色的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无情地鞭挞了个别

人精神世界里的卑劣行径和丑恶面目。小说中的主人公托库纳克穷是个凡事吹毛求疵，自以为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全身心追求虚名的人物，他为了权力、荣誉和扬名，将尊严和良心撇在一边，不择手段犯下种种恶行。他唯利是图、欲壑难填、索贿受贿，与人进行权钱交易，他贪得无厌，追名逐利。俗话说，心坏锅也漏——害人又害己，丑行最终使他得到报应，众叛亲离，落到了十分可怜的境地。通过作品中托库纳克穷这一形象，读者可以窥见生活中一些名缰利锁之徒最后的归宿。

二

穆罕默德·伊明出生在新疆喀什疏勒县，青少年时代是在那片世外桃源般幽静的乡村度过的。他曾亲眼目睹过繁衍生息在塔里木河畔，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蛮荒之地的同胞们凄凉艰难的生活。后来，他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然而每当他返回故乡时，就会同那里处境艰难的农民兄弟推心置腹地促膝交谈，倾听他们的哀怨，他把自己在大城市里平安舒适的生活，同千百年来在塔里木河沿岸繁衍生息的同胞们一成不变、与世隔绝的生活以及恶劣环境所造成的落后状态相比较。这样，他更加理解他们，同情他们，为他们而伤感。因而他自己的作品表现了在穷乡僻壤恶劣环境下，那些可怜的人们凄惨贫困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揭示了贫困落后和与世隔绝给他们造成的典型悲剧，用可悲而辛酸的泪水润湿的维吾尔族生活的潜在秘密。短篇小说《阿依努丽》（见《民

族文学》1990年12月号)，就是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代表之作。这部作品通过在阿依尼莎大婶家庭里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惨剧，形象地描绘了维吾尔族农民艰难的生活历程和悲欢离合，以及维吾尔族社会延续至今的贫穷面貌。

小说主人公——寡妇阿依尼莎大婶是一个生活在某个偏远村落的苦命农妇。尽管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了多年，但仍然无法获得像样的衣物和食品，长期“住在破旧、阴暗的陋室”。由于连一头能驮柴火的秃驴都没有，她自己背柴火回来烧火做饭。“她一共生过十三个孩子，但因疾病和饥饿，活下来的只有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丈夫马木提和大女儿吐尼莎的死，实际上更加剧了她家的贫困程度。

阿依尼莎大婶的家庭是塔里木河沿岸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些家庭祖祖辈辈就在这片封闭的穷乡僻壤生活着。他们不识字，不知道什么是新事物，也没有上进心，与世隔绝的生活、封建意识统治着他们的思想。当阿依尼莎大婶的二女儿被第三者毒死后，谁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遭到库房保管员克尤木践踏的大女儿吐尼莎，终因周围的闲言碎语和众人的白眼在悲痛愤慨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刚睁开眼睛就成了孤儿的小孙女阿依努丽，被称作“野种”，终无宁日，被迫离开学校。她伤感地说：“同学们都像见到了怪物一样，用惊异、鄙视、讥笑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会给他们染上黑灰似的，远远地躲着我。他们把我看得低人一等，容不下我，动不动就欺侮我，辱骂我。”为了从那种侮辱中寻求解脱，她丢下了故乡和姥姥去了“也许孤苦无

依，不受歧视，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地方”。可以说，在那偏远的地方，远离尘世和发展，生活于封闭状态之下的人们的那些“流言蜚语，谣言传闻，冷眼蔑视，讥讽排斥”是促使阿依尼莎大婶家庭悲剧进一步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阿依努丽远走他乡，使得这位失去依靠的可怜的老奶奶，由于孤苦伶仃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和极度的贫困而悲惨的死去。作者将阿依尼莎大婶的家庭小社会作为中介，描述了自古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的维吾尔族农民过去和现在，以及他们充满矛盾的复杂精神状态，并且大胆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许多问题，促使我们对产生这种悲剧的源头、过去和现状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

目前，造成农村一些悲剧产生的东西当然不仅仅是贫穷。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精神世界仿佛被毒蛇咬过一般，让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紧紧缠绕着，这也是引发现今无数悲剧的因素之一。作者以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对这些弊病进行了审视。社会底层的人们，尤其是深居偏远乡村的农民，加剧他们生活贫穷的无知和迷信，民族精神的轮廓通过其作品得到了较好的揭示。中篇小说集《金色的悬崖》中所精选的《打开天堂之门的礼物》就是表现这一题材的佳作之一。

《打开天堂之门的礼物》中的阿勒玛斯这一人物，是作者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塑造最成功，较好体现出农民们愚昧和迷信陋习的一个艺术典型。他看上去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他没有花不完的金钱和享受不尽的豪华住宅，只是同十岁的女儿相依为命，生活在偏远乡村的一位老鳏夫。造成他这种生活处境的主要

原因是他的愚昧无知、鲁莽固执、迷信落后和胸无大志。

阿勒玛斯性格里那些错综复杂的状态中最本质的要属愚昧无知。他没有上过学，目不识丁，所以，除了游手好闲，从不考虑别的事情，他惟一感兴趣的的就是赌博，自从走上这条路那天起，他忘掉了一切，舍去了一切。学校、家庭、耕作、父母对他而言反正是那么一回事，他赌输了父母所有的家产，甚至连他们安身立命的屋舍也没能剩下。由于没了经济来源、温暖的家庭，可怜的父母最终死不瞑目，含恨离世。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阿勒玛斯没有读过书，拒绝传统的家庭教育，让父母叫苦不迭。是当时畸形化的社会把他上述超极限的“自由”掩饰了起来，甚至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周围的环境也为此提供了条件，最终导致了阿勒玛斯和他家庭悲剧的发生。这些都说明，知识、传统的家庭教育、健康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是何等重要。

失去慈祥的父母、温暖的住处、稳定的收入和家产的阿勒玛斯，落到找不到安乐窝，像老鼠一般四处躲藏的境地时，本村一位善良的女人帕夏汗，以圣母般的情怀把他领回家，将他从即将来临的死神手里拯救了出来。由于这个家庭的关怀，而重获新生的阿勒玛斯自然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后悔莫及。帕夏罕大婶看到阿勒玛斯精神方面出现的新变化，想到自己身单影支，没有儿子照料自己，就把女儿阿依古丽许配给了他。这个家庭的深情厚谊，阿依古丽少女般的热情，连同过去一段时期“漂泊在外”的滋味，使阿勒玛斯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勤劳代替了懒惰，稳重代

替了鲁莽。现在，他除了家务外，在生产队也干得很好，当点着凭辛勤的汗水换来的钞票喜不自禁，发觉别人羡慕地望着自己时，他会高兴地仿佛头顶上了天。通过这些，我们能看到人生的温馨和人类的真情对人性的影响何等的强烈。

但是，没过多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的精神遭受了摧残，愚昧、落后、野蛮和狡诈引发的“革命”取代了人情和真情，昔日同阿勒玛斯在一个赌场赌博的一群赌徒被推上了官场。这就使得像阿勒玛斯这样靠正道谋生的实在人重回赌场，过去在被人们骂为“非人”的赌徒们之中奉为上宾。阿勒玛斯望着“周围发生的怪事”，又感到一种迷茫，不知所措，分不清好坏是非，“老毛病”又犯了。他不顾妻子阿依古丽和岳母帕夏汗的苦苦哀求，又加入了赌博之列，在一次赌博中因运气不佳，输掉了房子和衣物，还将妻子阿依古丽也输给了别人。妻子痛恨丈夫阿勒玛斯的愚蠢行为，丢下怀里的婴儿、家庭和孤独的老母亲，“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丑行表示憎恶”，悄然上吊自尽。事后，可怜的帕夏汗大婢痛不欲生而发疯。这些情节中，作者将人物性格的发展同社会和自然环境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比较准确地描绘典型环境对人物性格所产生的影响，形象地揭示了愚昧和鲁莽把人类引向悲剧的结局。

阿勒玛斯以后的命运，使人们感到既同情又憎恶。他失去爱人和家庭后，在家乡处于孤独的境地，谁也不理他，过去相互间“亲爱的朋友！”不离口的狐朋狗友们，如今都像从战场凯旋的将帅一般耀武扬威地捋着胡须，嘲笑阿勒玛斯那丧家犬一样龟缩的

惨状，而后扬长而去。怎么办？活下去！无论如何，为了幼女也得寻找一条谋生之路呀！然而，对他而言，没有生财的正道、条件和可能。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给他提供栖身之地，他也没有耕地。就这样，他“带上丝毫不知世态炎凉的刚满周岁的女儿阿依加玛丽，搬进村东口蛮荒之地边缘的孤零零的一间茅舍”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钱花就去偷钱，没有吃穿就去偷粮食和牲畜。愚昧无知和鲁莽冒险，再加上赌博，最终使他成了一个窃贼。

时光如梭，生命如水。在四处碰壁、苟且偷安中，阿勒玛斯的女儿也长到了15岁，自己也已白发驼背了。年轻时赌博成性、目中无人、遭人憎恨的这个人，当两条腿开始迈入地狱之门时，对自己最后的归宿考虑得多了。他怎么也想不透，越想越头痛，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分不清什么是积德的好事，什么是缺德的坏事。赌博、偷窃、死亡、天堂、地狱、家庭、财富、妻儿、父母、亲属、乡邻、羊被偷吃后叫苦不迭的阿丽米罕大婶、输掉手指的赌徒艾买提、为了女儿痛不欲生而发疯的帕夏汗大婶等等，不知怎么在他的潜意识中产生了连他本人也无法理解的纷乱杂念。如今，他找不到答案，干脆头缠赛兰，钻进清真寺，向真主祈祷，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安慰。他觉得清真寺的伊玛目依达图拉阿吉是一个非凡之人，应该从他那里寻觅日后的出路。“施恩消灾，忏悔洗罪。向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女布施，为救助乞丐谢赫缴纳什一税和天课税，施舍圣贤、和卓和依禅，能够减轻浑身的罪过。接受圣贤的一次祝福，就等于赴麦加圣地朝觐”（见小说